

第一次花开 的表情

叶枝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十八年来，我一直记得，因为十八个已在记忆中定格春夏秋冬，
第一朵花开的表情，第一只知了唱腻的声音，第一个果实成熟的脸蛋，
第一片雪花飘落姿态，被被我一不小心错过了……



I247.5
3348

第一次花开 的表情

叶枝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十八年来，我一直在惋惜，因为十八个已在记忆中定格的春夏秋冬中，第一朵花开的表情，第一只知了唱歌的声音，第一个果实成熟的脸蛋，第一片雪花飘落姿态，都被我一不小心错过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一次花开的表情 / 叶枝著. -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5. 1.

ISBN 7-5396-2509-0

I. 第... II. 叶...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8494 号

第一次花开的表情

叶 枝 著

责任编辑: 马晓芸

出 版: 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 230063

网 址: www.awpub.com

发 行: 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图书印装分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6.875

字 数: 170,000

印 数: 10000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96-2509-0

定 价: 13.5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初恋，珍藏得最深的一个梦，
终于无法完成了。
甘心抑或不甘心，都已如此，
只能在梦中才能将它完成，
却又在不知觉中加载了想象的美丽，
如赐予蝴蝶轻盈羽翼。
这是一场悄无声息的青春暴动，
一首冒失而又美丽的成长之歌。





目 序

开始写这个长篇时,是春天。

万物花开,于我,并无给予更多更大更长远的理想,我却因此得到无数绮丽的梦。

醒后长时间回不过神,如停留在异度空间中回不到现实。

我把它写到故事里了,彼此丰盈。而事实上,它们默默地以某种奇异的方式应答着青春剧场中的每一幕。一直。

如水中倒影,晃动或安静,微笑叠印微笑,泪水淹没泪水。

只要目光不离去,它们就会永远忠实地应答,恍惚中,就让人分不清真实和幻象的距离,如同 $\sqrt{2}$ 般让人着迷。

真实而神秘。

这是一场悄无声息的青春暴动,一首冒失而又美丽的成长之歌。

十八岁的果果,光鲜可人,然而在经历了一场青涩酸楚的初恋之后,她的世界刹那灰色,在友情、亲情以及降临的另一场爱情面前畏缩不前。果果极力摆脱初恋记忆留下的困惑,却又因此遭受现实中恋情的困扰。

在果果的故事里,我看到许多熟悉的女孩子的影



子,当然,也看到了我自己的影子。

这是一个关于青春和成长的故事。

青春的故事总是以不紧不慢的节奏进行着。而事实上,它在单位时间内的情感一再堆积,最终拥有了一种令人惊异的密度。

青春非平面,强烈的时空交错感已让我迷失,因此要用三维坐标系才能还原它的本来面貌。

初恋的美丽就在于它的不成功。

总是这样,爱情太短,而回忆太长。

因此,我们一再不自觉地回望,微笑着忧伤。

初恋,珍藏得最深的一个梦,终于无法完成了。甘心抑或不甘心,都已如此。只能在梦中才能将它完成,却又在不知觉中加载了想像的美丽,如赐予蝴蝶轻盈的羽翼。

它起飞了。从久远飞来,飞过此刻,然后再度落在我们的另一个梦中。

福楼拜说:“愚蠢的是要得到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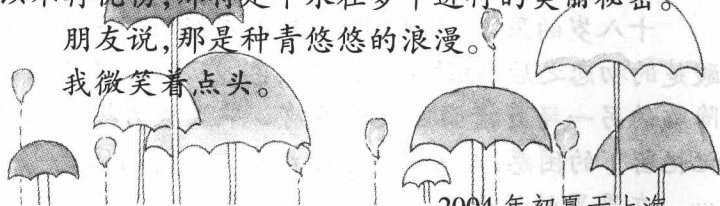
如电影,恰是除了一个结论之外的一切。而我们的爱情亦然。

“蓝色的夜坠落在世界时,没人看见我们手牵着手。”

至此,面对生命中那个永不再来的季节,终于可以不再忧伤,那将是个永在梦中进行的美丽秘密。

朋友说,那是种青悠悠的浪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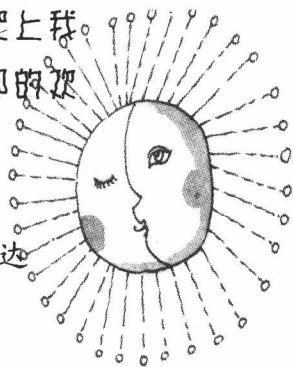
我微笑着点头。



2004年初夏于上海

某些事物歌唱，某些爬上我
渴求的嘴的事物，要以全部的欢
乐的话语才能歌颂你。

——聂鲁达



对土里土气的，国家大事也

对土里土气的，国家大事也

对土里土气的，国家大事也

对土里土气的，国家大事也

对土里土气的，国家大事也

对土里土气的，国家大事也

对土里土气的，国家大事也

对土里土气的，国家大事也

对土里土气的，国家大事也

对土里土气的，国家大事也

对土里土气的，国家大事也

对土里土气的，国家大事也

对土里土气的，国家大事也

对土里土气的，国家大事也

对土里土气的，国家大事也

对土里土气的，国家大事也

对土里土气的，国家大事也

对土里土气的，国家大事也

对土里土气的，国家大事也

对土里土气的，国家大事也

对土里土气的，国家大事也

对土里土气的，国家大事也

对土里土气的，国家大事也

对土里土气的，国家大事也

对土里土气的，国家大事也

对土里土气的，国家大事也

对土里土气的，国家大事也

对土里土气的，国家大事也

对土里土气的，国家大事也



面朝大海
莹蓝花瓣自夜空飘落
悬浮
阳光的唇边
沉默,浅吟
.....
春暖花开

十八年来,我一直在惋惜,因为十八个已在记忆中定格的春夏秋冬中,第一朵花开的表情,第一只知了唱歌的声音,第一个果实成熟的脸蛋,第一片雪花飘落的姿态,都被我一不小心错过了——或许它们还会伴随着我的遗憾继续被错过。似乎没有人会去在意这些,而我也总是在回望之时才生出几声毫无用处的惋惜。

当这个春季又在不知不觉中到来,我幸运地看到院子中



一些嫩绿破土而出，草尖上是毛茸茸的鹅黄，像沾着金黄的蜂蜜在阳光下微笑。它们以一个陌生而令人欣喜的形象出现在这个季节的最初，带着惹人怜爱的表情。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海子的诗此时跃过冬天的寒冷和蛰伏，蹦跳着来到这个明媚的春日午后，像这个春天的第一朵花。

突然很想有人来和我一起分享这个午后。于是我将它们用短信发给我的朋友。我会得到不同的回复，那是别人眼中的春天，就像在一些不同颜色的瞳孔中看到不同的自己。

——不是群发，那会让情感在一个按键后变得廉价。就如资讯的泛滥让我们视觉疲劳，思维懒惰，情感迟钝。所以我选择缓慢地，认真地，一个个发。

时间就是金钱，这句放之四海皆准的话，其弊端就是让人变得浮躁。如同一群浮在生活表面的生物，永远也体会不到潜流中的美景。

这个午后，我就在自己预设的节奏中慢下来，拿一点时间来发呆和浪费，想想那些曾在我生命中经过的风景。

同样的春日午后，同样的阳光灿烂，不同的是脑海中浮现出的那些脸庞或背影。就像那些附着在他们身上的不同气息，总让我产生不一样的距离感一样简单。我明白上帝早已将他们排在了不同的阳光下，让我一个个地去经历，然后回想，而后，再次折起，放进匣子中。

若干年后再次翻阅，我能否通过眼前这个自己制造的万花筒看到一个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春天。如幼儿园时的美工课上我拿着自制的万花筒，第一次看到变幻莫测的奇幻世界，并且得到了至今最珍惜的第一句表扬。

老师说：“真不错！”笑容盈盈，如同春光般照耀着我。



/

我在上着一座普通城市的一所普通大学，学计算机。很多东西搞不懂，我也不打算弄懂了。Let it be，就是如此了。

每周四的早上我会有一种清新的快乐中醒来，仿佛枕头旁有一个淡黄色的柠檬在望着我。周四于我来说，是一个星期中最清新的一天，远胜过周六周日。

周六周日当然好。爸爸妈妈在家里做我爱吃的菜，其乐融融。虽然我一直嚷着要减肥，但面对那样一桌菜，我会在匆忙地跟上帝说抱歉之后，风卷残云。负罪感和腹中的充实感成正比例急速上升，但看着爸爸妈妈那么开心，我会随着一个饱嗝涌起一点悲壮的自豪。

——分明是一种自我安慰，我将用自己的身材为代价换得了他们的欣慰。

而周四较之而言有一种因为宽裕而轻松的快乐。

心里掂量着一个蓬松的中午和一个暂时空白的下午——未曾被人涂抹的空白总是那么让我欣喜。尽管我明白这个春日午后我很可能只会在家里的院子里翻翻书，啃啃苹果就过去了，但脑子里总还有那么一小块儿留给惊喜。

一直盼望着在某个懒散的下午，会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因子轻轻掉落在我翻开的书页上，逐渐舒展开，然后我的这个下午就因为这一点点的惊喜而灿烂了。我总是这样盼望着，也因为期待的存在，会让这个下午变得新鲜，弥漫着青苹果的清新。

我哼着艾薇尔的《展翅高飞》起了床，套着那件大大的睡



衣刷牙洗脸,然后对着镜子笑了一下。曾经有人对我说,要在每天早上醒来时给自己一个“big smile”。那样一天都会有好心情——我只在周四柠檬般的清晨才会想起这一点。

我又想到了他。我总是随时随地都会想到他,这让我自己感觉很没意思。好在过完十八岁生日后,我终于发誓要用一句“forget it”,让那些念头随风而去。

打开衣橱,很多臃肿的冬季衣服依旧躺在那里。我没有整理,想不起来,想起来时又没时间。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来不及,我们总是在来不及中度过青春。

妈妈说要把冬衣及时地拿出去晒然后收好,来年再穿。但我想再等等。我怎么能保证这种初春的天气不会突然降温。虽然每天的气温都在初春日光中渐渐升高,可是深夜的风依旧锋利如刃,侵入骨髓——让我如一条无知的虫子般蜷成一团。

我拿了一件十分宽大的白色毛衣穿上,然后是水蓝的牛仔褲。妈妈总说这件衣服和睡衣没两样。可是穿上它的时候,我自在的仿佛要飞起来。

我很庆幸自己没有住在学校的八人宿舍里过这个春天。那样的话,估计到现在我已经和所有的人吵了架。这在高中的时候,已经被验证过很多次。我的生活习惯太随性,我对独立空间的要求太苛刻,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不能容忍和别人共用一个厕所的日子,那让我一万分不自在。

上了大学后,我没在寝室里住。这样一来,起码每天早上在校园里看到那些可爱的同学们时,我还能微笑着点头。凡事都是有代价的,我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每天要很早去等公车,下了车后一溜小跑去课堂。下午放学再挤人间地狱般的公车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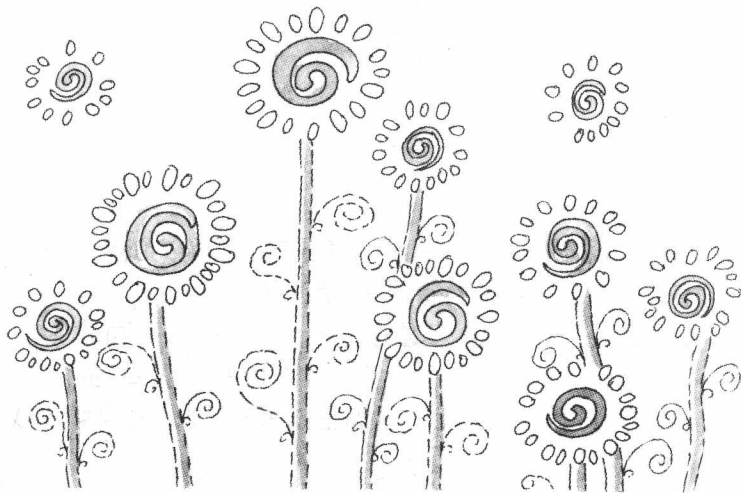
我的专业是“计算机基础与应用”。

不可思议。当初怎么选了这个专业我到现在还没回过神来，高考前的很多决定都是来不及思考的，思考了也没用。我还是比较愿意相信上天的安排，不要强求，既来之则安之。就像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那样顺理成章。好在校园很漂亮，高大挺拔的法国梧桐以及古典庄严的教学楼，让整个校园有了一点神圣感。这样，走进校园后，再懒散的状态也能有所收敛。

告诉自己，要像梧桐那样挺胸，要像教学楼那样沉稳，健步向前。

上午是连堂的高等数学课，因为心情好，我少等地认真记笔记，虽然这并不能让我更透彻地理解老师所言，但因为心是快乐的，手指也心甘情愿受苦受累。

认真过完一上午，然后回家。





公车上的人依然很多。阳光殷勤地挤在每一个缝隙中，布下一道道金色地带，灰尘在那里飞舞，造成一种愉快的假象，让人以为灰尘只存在阳光所及之处。

到家后，一个人吃了简单的午餐后，拖出大大的藤椅，放在阳光下。拿了厚厚的《追忆似水年华》，开始我的下午。

藤椅大且舒服，躺在上面，会让人忘记全身骨头的用处。而那本书我已经看了整整两个月，却仿佛怎么也看不完。我知道这是一本需要安静下来才能阅读的书，所以我只在午后和午夜时读它。每次我都是在梦境开始的时候结束阅读。这是一种柔和的衔接，让两个梦境轻易相连。

总会在春天做很多美好的梦，或许我从睡眠之王索莫诺斯那里悄悄偷来了预设梦境的能力。

我捧着书，阳光洒满庭院，落在那些仿佛在一夜之间长出的青草上，每一株的尖尖上都像沾了一点金黄色的蜂蜜。海子的那句诗就这样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di di di di——刚才发给苏逸的短信，回复来了。

“我在上专业课，不想拈花惹草。”

玩笑？

不屑？

故作正经？

义正词严？

突然间发现，短信简直是训练语言组织能力的最好途径了，言简意赅之外更要考虑是否会产生歧义。

此刻我多么希望苏逸在这十几个字的后面添上一个☺。这样我就能会心一笑，继续我的柠檬周四了。

可是现在我却要背上一个糊里糊涂的思想包袱继续看我的似水年华。



不过好在我很快就进入了普鲁斯特的追忆之中，就像一滴水融入大海，愉快得没有了重量。

事实上，我很想把这八个字发给阿默。我一直喜欢着他，五年了，或许还将继续下去，或许就此暂停。我不知道。爱情不是能以意志为转移的，它自有它的既定轨道。这在爱情的最初就能确定下来，只是不为人知罢了。

可是我们“一年只见一次”的约定像鬼一样蹦出来，横在我的面前对我龇牙咧嘴。我低下头，只有妥协。我不该打破这个规则，虽然这个规则看起来是那么矫情无理，莫名其妙。

2

直到今天，我依然记得他上火车前说的那句话。他说，果果，我们是不自由的。

我狠狠地盯着他，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他说这话时态度平静得让人无法承受，眼角眉梢都在零下一度中冰冷僵硬。他一定以为我已经完全能理解他的处境了。我用尽所有的力量去控制眼中泛滥的泪滴，发誓不让他在最后一刻看出我的脆弱。我坚强了那么久，而眼前，便是我付出的代价。他的父母依然在叮嘱他要注意这个注意那个，一刻不停地说，仿佛我这个人根本不存在。他一句句地应付着。每一句都回答，包括那些根本不需要回答的嘱咐，居然没有一句漏掉。他是那么爱他的父母，像个很乖很认真的小学生。

“钱要放好。”

“哦。”

“证件在旁边的小口袋里。”



“知道了。”

“包里装了面包，晚上饿了记得找。”

“我晓得。”

“到了要打电话。”

“会的。”

“……”

“嗯。”

“……”

“哦。”

他嗯啊哦地大半天，那么大的脑袋里除了几万个“嗯啊哦”外人事不省。

眼前这三个人的对话已经形成一个封闭圆环，似乎一辈子都不会再有出口的圆环。让我敬佩的是，他的每句回答都不会和上句重复，这样在爹妈听来，他应该不是应付而确实是经过大脑思考的。

“可怜。”我在心里冷冷地骂。我知道他一定是看出了我眼中的不屑。可是他的眼神依旧麻木，如祥林嫂般间或一轮。

他似乎被父母格式化过，成了一个除了前途什么都不在乎，什么都不打算拥有的人。

在这之前的几个小时里，我跟他通过电话。

他总是挂断，在第三次的时候，才接起来，我没有说你好，我怕说了“你好”后，他就会挂。

我说得很快：“无论如何，我会来送你的。上车前，再给我一分钟。”

一分钟。我没想到的是——在那一分钟里他再次阐述了他和我之间与自由的关系——我们是不自由的——如情人节那天他的结束语一样。



一字不差。他是这么热爱和信奉这句话，他的一生仿佛都要用在对这句话的顶礼膜拜上了。

当时他在电话里回答得很决绝：“你不要打破那个一年之约，不要来车站。”

我没说话，再在言语上纠缠下去没有意义。其实我是否去车站，并不取决于他的态度。他让我很纳闷，我不懂得为什么他会变成这样，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东西如此不堪一击。我只想验证他在情人节那天说的一大堆当时让我心服口服，后来越想越觉得骗人的话。

于是我啪地挂断了电话，声音很大，有破裂的可能。我还是决定要去车站。五年前，我在他面前很乖，像个被爱情没收头脑的傻瓜。

以后我也依然会很乖，那是因为理智被归还的结果。

但今天我不能乖了。我只想去车站看一眼他和他的父母，验证一下这件将要发生之事的真实性。

我就不明白这个假期到底发生过什么事，让那么多年的爱在他所谓的一年之约中烟消云散。五年的爱就像被做了一个失败的脑部手术，彻底瘫痪了，并且不再有恢复的可能。

握着水杯很想往对面雪白的墙上砸，想像会有一条完美的抛物线，之后，雪白的墙上沾上许多茶叶一定会很印象派。妈妈从厨房里走出来，边在围裙上擦着刚沾过肉的手边看着我。看到我那惨不忍睹的表情，她问怎么了。

水杯得救——我重新放下它，尽量平静了心情：“没什么。”我知道这样的回答会让妈妈继续问下去。

果不其然，她呵呵地笑着，又问怎么了。

“妈，你说一个人会不会在几个月中脱胎换骨？”

“谁啊？”